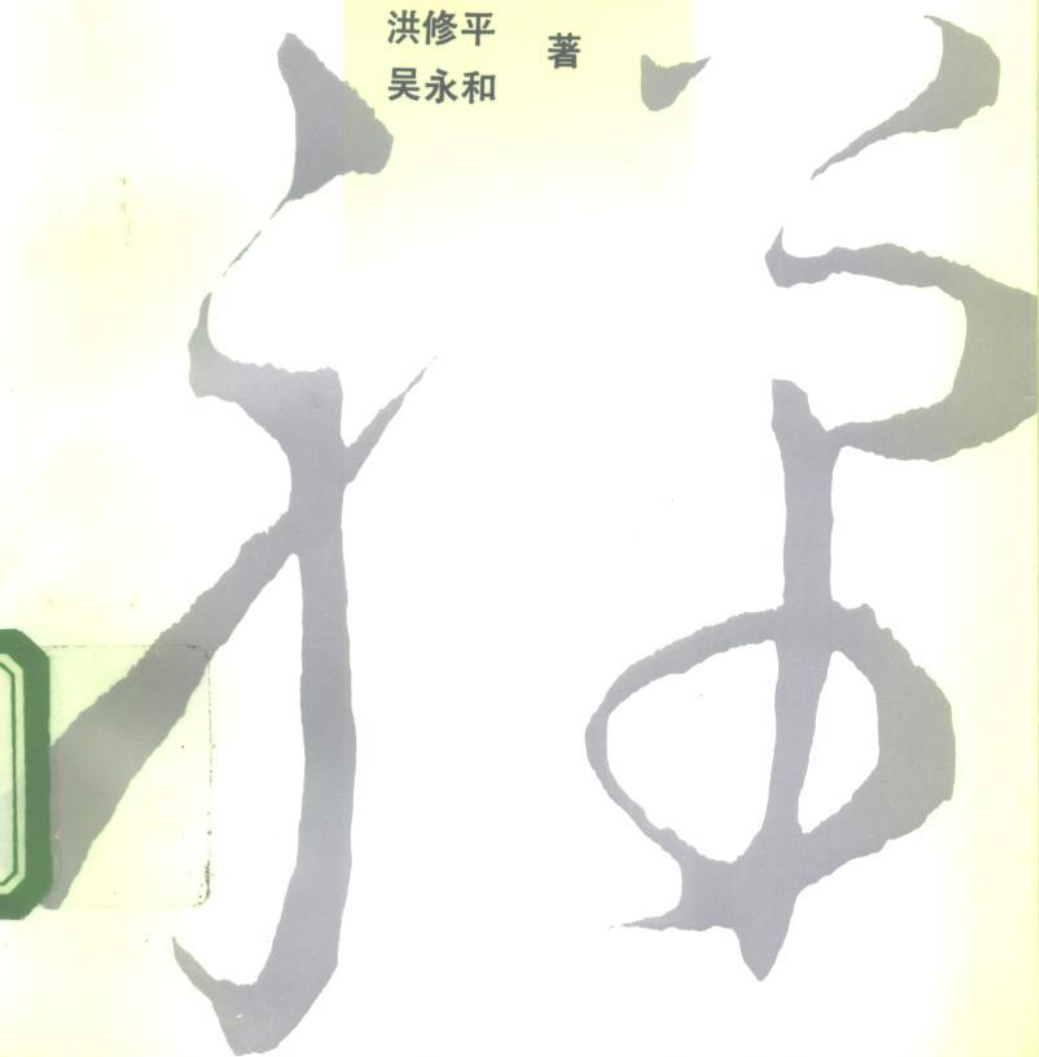




禅学与玄学

洪修平 著
吴永和



94171

禅学与玄学

洪修平
吴永和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杨淑英

禅 学 与 玄 学
洪修平 吴永和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7万

1992年10月第 1 版

1996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数7001—10000

ISBN 7-213-00847-1/G·194

定 价：11.80 元

DH90/09

序 言

禅学与玄学，都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禅学思想之源在印度。禅的思想和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的《吠陀》和《奥义书》。在这些经典文书中，记载了静坐调息、控制心念、使精神专注以达到人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相应冥合之境的瑜伽修行法。据考古发现证明，瑜伽实践在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间就已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后被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吸收采用，并在民间广为流行。禅即渊源于这种古老的瑜伽术。古代印度哲学中瑜伽派的根本经典《瑜伽经》曾系统提出瑜伽的“八支行法”，其中就包括了禅和定的修习。佛教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佛教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发展，特别是以“无我”破除个体灵魂（人）和宇宙精神（神）的实在性，也不再以禅定本身或由禅定而获得的神通为修习之终的，而是把禅定作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并把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教义也融入到禅之中。为了表示区别，佛教把除其之外的各种禅称之为“外道禅”。

佛教禅的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两大类。佛教的禅定与戒律、智慧并称三学，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整体：“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道安《比丘大戒序》）因此，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东渐，大小乘禅也传到了中国。禅在中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汉代流传的小乘禅数之学受社会上神仙道家呼吸吐纳的影响，虽主止观双修而更偏重凝心入定，禅与定结合在一起，往往是以定摄禅。长坐不卧即为修禅的主要形式。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带来了般若学的繁兴，禅学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禅的重心逐渐由修持形式转而对宇宙实相的证悟。而在南北朝佛性论兴起以后，宇宙实相与众生自性趋于合一，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禅修的内容也主要地成为自性自悟，形式上则出现了随缘而行的倾向。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进入了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而确立传法世系进行创宗活动的时期，而禅家又特重师承，认为“无师道终不成”，因此，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授“南天竺一乘宗”之禅法的菩提达摩，便被追奉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其实，中国禅宗初创于四祖道信，完成于五祖弘忍，而由南能北秀（惠能创南宗，神秀创北宗）进一步加以发展。

这样，当我们讲“禅学”的时候，就有两重含义。狭义的“禅学”仅指禅宗之学，特别是指在中国蓬勃展开的惠能南宗之学，广义的“禅学”则还包括印度禅和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本书所言之禅当然是指中国禅，而且主要是指惠能南宗禅，但有时也兼及南宗之外的禅。

玄学，作为一股相对独立的文化思潮，仅盛行于魏晋时代。但玄学之源无疑可以上溯至先秦，它是老庄道家 and 儒家思

想在魏晋这个特定时代的合流。玄学虽然是适应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需要而由传统文化演变发展而来，但外来佛教很可能也对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乃至东晋以后佛学的兴盛，使玄学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学说逐渐退隐，但这并不意味着玄学退出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相反，玄学的精神融入了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大流之中，它的思想和方法都发生着持久的影响。本书所谈的玄学，以魏晋时代的玄学思想为主，但由于禅玄的非共时性，因而在谈到禅玄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也往往不以时间为限。

从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禅玄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玄学第一次力图把儒道结合在一起，禅宗则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这对框架传统文化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影响不可小看。虽然禅宗“三教合一”的基础是佛教，但它对宋明理学以儒家为基础的“三教合一”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来佛教（包括禅学）是怎样经过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而成为中国佛教，并融入传统思想文化之流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如何形成儒家为主、佛道为辅基本格局的？儒佛道三教是怎么会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的？它们分别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我多年来从事佛教与传统哲学之关系的研究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建设未来。我想，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断演变发展的规律，从而使我们在民族振兴的今天能更好地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来更

新发展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本书即希望通过对禅学与玄学的具体分析和研究，从一个侧面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我们将以历史叙述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禅学与玄学的源流、特点、异同及其相互渗透、相互融摄提出我们的看法，并由此而对禅学与玄学在华夏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作出评价。通过历史的研究而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作出一份贡献，这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心愿，至于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心愿，只能请读者来评判了。

洪修平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1	序言
1	第一章 异源同流
2	第一节 印度之源与中土之流
2	一、印度禅的源起与中土禅的初传
8	二、般若学、佛性论对禅学的贡献
10	三、达摩面壁与禅宗革命
13	四、禅宗极盛与棒喝机锋
15	第二节 老庄骨架与孔孟灵魂
16	一、自然哲理与人伦底蕴
22	二、玄风蔚然与个性迥异
28	三、玄学退隐与融入禅理
31	第三节 玄禅相逢的历史机遇与效应
31	一、汉魏大势与玄禅初会
34	二、玄禅交融与内在契机
40	三、佛风炽畅与玄佛归禅

45	第二章 玄理禅趣
46	第一节 道与禅：宇宙自然的存在与奥秘
46	一、以无为本与万法唯心
55	二、造物无主与直指本心
64	第二节 概念的分析与内心的顿悟
65	一、概念分析与心开悟解
77	二、得意忘言的把握与刹那明了的领悟
86	第三章 面对人生
86	第一节 生命的底蕴
87	一、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
92	二、本体、本性与生命
95	三、自然之化与宇宙生命
99	四、归根曰静与念念无住
101	五、神性与人性（自性）
104	第二节 人生的真谛
104	一、自然之性与制情、纵情
112	二、本然之心与去情、息情
119	三、适性逍遥与任心逍遥
124	第三节 社会的本质
125	一、名教自然之辨与佛法名教之辨
129	二、人伦社会与人的社会
137	第四节 人生态度的两重性
140	第四章 理想与超越
141	第一节 圣人品格与佛陀精神
142	一、升华境界与解脱理想
149	二、儒道兼综与定慧等学

157	第二节 内圣外王与即心即佛
158	一、自我实现：内圣外王
165	二、自我超越：即心即佛
170	第三节 逍遥与拯救
172	一、顺世逍遥与自性自度
181	二、避世逍遥与唯心净土
191	第五章 融摄与渗透
191	第一节 禅玄的相异与互补
191	一、智者的思辨与不假思辨的智者
193	二、为了入世的出世与为了出世的入世
195	三、人格的完善与完善的人格
198	四、禅玄互补与“人学”特质
203	第二节 禅玄的相通与相摄
204	一、性空之学与有无之辨
206	二、本末体用与佛性真我
208	三、得意忘言与不立文字
210	四、名教即自然与世间即涅槃
214	第六章 百川归海
214	第一节 禅玄与唐宋佛教
214	一、三教合一与创宗立派
217	二、诸宗融合与天下归禅
219	三、禅玄入理与佛道归儒
221	第二节 禅玄与宋明理学
221	一、玄学、禅学与理学
224	二、指斥佛老与出入佛老
227	三、禅儒相融与禅儒难分

229	第三节 禅玄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	-----------------

235	主要参考书目
-----	--------

238	后记
-----	----

第一章 异源同流

一千多年以前，在中国理性凝聚和伦常积淀的文化土壤上，曾经孕育出两朵绚丽的人类思想之花。一株绽发于飘逸着浓郁酒香的竹林清风之中；一枝则俏立于谐合着劈柴担水的方便法门。它们或者高扬起潇洒且晦涩的思辨风采，或者标榜出机锋棒喝的直觉悟性，尽管如此，不仅些许威严傲慢的帝王将相为之折腰俯首，众多倜傥不凡的风流才子竞相顶礼叹服，而且也使无数衣裳褴褛的寻常百姓为之喝彩膜拜。虽然年轮的更替多少淡化了它们当年那灼灼逼人的秀姿，可时光的流迁却无法湮没它们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深邃隽永的魅力。它们便是至今仍为世人所常常乐道的玄学与禅学。

说起玄学与禅学，熟悉华夏传统文化历史的人们或许会即刻在脑海中表象出它们各领风骚的鲜明品格。作为源于本土文化传统的魏晋玄学，由于其对宇宙本体的开创性探求，从而将中华民族的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源于西土佛教文化的禅学，在其东渐华夏并植根、开花于其中的过程中，以它对人生即永恒的信仰性执著，为囿于经验价值系统的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超越境界。或许是抽象的宇宙本体离不开对永恒的信仰，或许是现实的超越境界必须借助于玄

思方可表现，故而，异源的玄禅经过数百年的碰撞互摄而终于归于一统。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历史的社会思潮流派，玄学与禅学所存在的时间坐标并不完全一致，并且其发展也不尽同步始终，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玄学与禅学异源同流的过程及意义，则对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一节 印度之源与中土之流

当我们将文化反思的视线回溯到佛教文化的诞生地时，便会为一个广泛流传的美丽传说所吸引。相传距今大约二千五百年左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一个名叫灵山的地方说法。佛祖修长的手指间拈着一朵鲜花，他微笑着面对众多渴望聆听教诲的信徒，很长时间却一语未发。就在众多信徒不解其意而面面相觑时，有一位名叫摩诃迦叶的弟子朝着佛祖释迦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据说释迦牟尼的慧眼即刻发现了这一表示大彻大悟的微笑，于是开口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在有关佛教的浩瀚文献典籍中，并没有寻觅到可以证实这一传说的史料记载，可是，大多数信徒都始终相信：那指引世人挣脱心灵桎梏走向精神自由，启发众生看见自己本性的禅，确实是在拈花微笑中诞生的。

一、印度禅的源起与中土禅的初传

我们说，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研究禅学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明

为什么出自释迦佛祖智慧觉悟的禅的种子，能够在华夏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扎下坚深之根，并且开花结果。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禅、禅宗、禅学是三个既相互联系，同时又存有一定差异的概念。从联系贯通的层面上讲，禅、禅宗、禅学都是宗教文化范畴，都是将个体凭借直觉智慧在修行之中领悟到一种人生永恒作为极大快愉，或者是对这种领悟过程的研究奉为最高旨趣。从各自独异的层面上看，它们分别表现着不同的文化内容。

禅，为梵文Dhyāna音译“禅那”的略称。其意译为“静虑”，旧译也作“弃恶”、“思惟修”、“功德丛林”等，指的是佛教的一种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修行方式。

禅宗，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因主张用禅定^①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宗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对该宗有较大影响，而记述惠能南宗思想的《坛经》则为该宗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禅学，即佛教的禅观之学，指渊源于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以禅观静虑为研究对象，以描绘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为主要内容的佛教学说。在其传入中土后的中国化过程中，融摄了中国传统文化及般若学和佛性论的成就，并最终形成了禅学宗派，即禅宗。有时禅学也特指禅宗之学。

作为一种修行方式，禅最初并不始于佛教，而是渊源于古

^①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习惯把“禅”和“定”并称为禅定，含义较之于“禅”更为广泛。

印度的瑜伽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通过静坐、安心、数息等方式来达到强身健体、修炼心性的方法为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所吸收，并成为佛教的主要修行方式之一。对于这一点，印度古代的《吠陀》和《奥义书》中所涉及的有关禅的思想和方法的记载，为我们追溯禅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当然，在《吠陀》和《奥义书》中的“禅”的最初雏型并没有具备所谓拈花微笑的神秘色彩，而只是印度民族祖先们的一种素朴的身心修行方式。

佛祖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过程中，将禅的修行方式吸收到佛教中来。相传佛祖刚出家时，曾试图通过自身肉体的苦行来获得觉悟和解脱，但六年的自我折磨却未能见分毫正果。然而，当他洗净身上的污垢，于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即采取了禅的最初的修行方式——端正心念，经过七天七夜之后，终于在内心得到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彻悟境界。据佛祖释迦牟尼对信徒所说，那是一种心如平静、烦恼尽除、豁然觉悟的境界。在此光明顶上，他不仅领悟到了摆脱现象界对人的压抑和给人带来痛苦的真谛，而且把握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全部本质，从而使他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教在印度迅速地兴盛发展起来，而相应于佛教的不断发展分化，属于佛教文化这一大范畴的禅也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中最主要且最有影响的是小乘禅和大乘禅。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它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修行方法，其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

所谓四禅又称“四静虑”，其目的是通过修禅超离“欲界”而入“色界”。按其修习顺序，四禅的思维活动形式、心

理感受和精神境界分别为：初禅，即习禅者通过“寻”、“伺”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因而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喜乐”。二禅，进一步地摒弃由文字符号为思考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并通过禅定本身获得一种喜乐感受。三禅，进一步舍去二禅所得的喜乐，通过正念（正确的忆念）和正知（正确的智慧）使自己处于一种非苦非乐之境，并由此而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则进一步舍去三禅之妙乐，由于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因而获得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

所谓八定就是在上述色界“四禅”之外再加上无色界的“四无色定”，又称“四空定”。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习禅者通过继续修习，超越四禅所达到的境界，从而依次经过“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的阶次，使修行者进入一种绝对美妙寂静的境界。而所谓九次第定，就是在八定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灭受想定”（又称“灭尽定”）的阶次，完成这一阶次的修行，便可以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最终彻底地超出欲、色、无色三界之外，得到涅槃解脱。

大乘禅即指大乘佛教的禅，它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上述小乘禅主要注重禅定修行相比，大乘禅的范围更扩大了。概而言之，大乘禅不再局限于静坐冥思等固定的形式，而是将禅的修行方式用大乘佛教的理论给予详尽的说明，使禅成为一种观悟佛理的重要方法。例如，大乘般若学主张万法性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生，没有独立自存的实体或主宰，没有质的规定性，因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是假有。大乘佛教将这种理论与禅法结合起来，便

是大乘禅中要求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领悟世界为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实相禅”。除此之外，大乘禅还将其“非有非无”的观点来解释“佛”，认为只有不执著于佛，才能成佛。因此，大乘佛教的“念佛禅”在提倡念佛修行时，要求习禅者体悟到诸佛如来都是人心所现的大乘佛理。

从上面大小乘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晚起的大乘禅在继承小乘禅注重修行的基础上，给予禅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由于古代印度社会强大的种姓制度的禁锢，以及种种文化因素的制限，禅的种子并没有能在印度文化的土壤上正常地生长。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华夏，禅，这颗极富生命力的种子却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在两汉相交之际，佛教开始初传中国。佛教初传中国是与佛教经典的译介同步进行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获得在异土他乡的立足，就首先应从符号手段的转换开始。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佛教经典只有译成汉文才有可能被接受。因此，最早来到中国的佛教徒都十分重视佛经的翻译。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家最著名的当推安世高和支谶（即支娄迦谶）。需要说明的是，安世高和支谶的译经意义，除了为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创造条件，并打下一定的基础而外，这两位高僧还是禅学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初唱者。尽管他们所阐发的禅法禅义与后来成熟的禅学旨趣尚有未尽切合之处，但毕竟其中已透出符契华夏文化品味的端倪。

安世高，名清，原名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国王太子。他精通阿毗昙学和禅学，东汉桓帝年间由安息进入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他共译出三十多部佛教经典，多数为小乘佛教的经典。现存的禅经中，《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二